■流金岁月

部队拉歌那些事儿

■胡群安

岁月洗尽了铅华，时光过滤了风霜。打开珍藏的绿军装，看着当年佩戴过的红领章、红帽徽，豪气不由涌上心头。翻开尘封的记忆，在部队唱歌、拉歌的特殊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部奉中央军委命令，在云南省河口县境内修建白南战备公路。因为紧靠中越边境线，部队每周最多放映一场电影，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平时官兵们文化娱乐活动就是唱歌，由副指导员或识谱的文化教员面对面教唱，歌曲大都是励志和军旅歌曲，如《大刀进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游击队歌》《铁道兵志在四方》等，还有一些电影插曲。虽然歌曲种类少，但官兵们唱起来声音洪亮，精气神很足。

最难忘的是部队每次放电影集合前的拉歌场面，那排山倒海的气势一浪高过一浪，我们连在集合前还要专门集中练习一番。连队驻地离营部有三公里的路程，接到通知，每次都是步行沿着铁路赶往营部的操场，一路上不是“一二三四”整齐的号子声，就是嘹亮的歌声。

在操场上，以连为单位按序坐好，先是营副教导员指挥一曲，全营大合唱《解放军进行曲》，接着就是争先恐后的拉歌了。合唱声刚一落地，十七连副指导赵明阳就急得站起来大声喊道：“十九连！”十七连的战士齐声呼：“来一个！”随后就是“哗哗哗”一阵节奏感很强的掌声。我们连副指导员林汉如就走到前面吼一声：“学习雷锋好榜样，预备——唱”，我们就在他的指挥下亮开嗓门唱起来。一唱完，十七连赵副指导员又大声喊：“唱的好不好?”，战士们应声：“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我们又唱了一首《打靶归来》。紧接着就是拉二十连唱，由于准备不足，二十连副指导员何则阳站起来迟疑了一下，这边的十九连又喊了起来：“要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二十连便唱了一首《大刀进行曲》，嘹亮的军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歌声中永远都透着满满的威武豪气，官兵们都爱听、爱唱、爱看，集中表现军人的理想追求及军队的崭新风貌。

我们十九连一名叫邹联群的江苏兵是连队的文化教员，歌唱的动人好听，每次全营拉歌时都要安排他清唱《洪湖水啊浪打浪》《英雄赞歌》，只要他一开口，全场鸦雀无声，因此邹联群的独唱就成了我们连的拿手好戏，常常赢得全营官兵的阵阵喝彩。

在部队拉歌是最激动人心的，唱歌鼓舞官兵士气，丰富军营生活，反映部队风貌，唱得准确不准确、跑不跑调没关系，只要声音嘹亮就行；与其说是唱出来的，还不如说是吼出来的，因为拉歌比的是气势，比的是嗓门，比的是心齐，是感情真挚的吼，歌声吼出了军人的阳刚之气，吼出了军人的铁血军魂。尽管唱歌拉歌的场面已过去四十多年，但如今每每想起，神圣和骄傲之感就溢满心怀，而我也会立马打起精神来……

■心香一瓣

我的老班长

■班自亮

一九八七年深冬的一个夜晚，运送新兵的专列停在山东省泰安市京沪线上一个叫磁窑的小镇，我们来到当地驻军某部，自此开启了我人生的军旅生涯。第二天开班务会，才知道我们的班长叫喻德华，江苏泗阳人，一九八六年入伍，个子不高，干练利落。他是我的第一任班长，我的部队成长经历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的，让我印象最深，也最让我难忘。

班长品性好，军事素质过硬，他既是严厉的老师，更像可亲的兄长，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从来不进行体罚式训练。刚到部队，我什么都不懂，军事训练我们首先进行的是五公里越野、百米障碍、单双杠等体能训练。在五公里越野时，他有时跑在队伍前面，激励我们加速跟进，有时跟在队伍后面，鼓励和帮助落后的战友，为我们压阵；连队组织军事科目教学，他带领我们进行三大步伐、战术动作、射击投弹、防核防化等教学训练，有时动作不规范时，班长也扬起腰带象征性地抽我们屁股，提醒我们记住动作要领。

我们每天除了室外训练外，就是室内学习专业军事理论。在我的印象里，班长是个爱学习的人，晚上我们都入睡了，他还拿着手电筒坚持看书学习到深夜。朦胧中，他和连队干部一起查铺查哨，为我们盖被子……有时，正在睡梦中，突然紧急集合的哨声响了，不允许开灯，不允许大声说话，所有的一切都要在黑暗中进行，战友们立即起床、穿衣、打背包，要求在五分钟内，所有人员全部跑到操场集合完毕，当过兵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一九八八年春节过后，军事共同科目训练结束，团里举行了阅兵，团长亲自检阅。接着，我到宁阳县城参加一个考试，三月中旬，我就离开了新兵连，到济南学习军械维修，和班长相处仅有一百多天，虽然时间很短，但我们经历的事情最难忘，对我以后的人生之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战友的感情也最真挚。

后来，我又辗转三省五地市，在部队十七年，每每听到《我的老班长》这首歌时，我就会想起老班长。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每次战友聚会，总要提到班长。由于当时通讯条件差，一别就是三十年，去年我们通过互联网查找到班长，得知班长复员后，成了村里致富的带路人，办过工厂，当过支书，现在经营一家市政工程公司承包一些市政工程，事业蒸蒸日上。

和班长取得联系后，我们建了一个战友微信群，相约春暖花开时看望班长。今年清明节时，几个战友相约到江苏，终于见了我们阔别三十年的班长。正可谓：此前互不识，同穿军装绿；摸爬三个月，相处亲兄弟；训练结束分，奔波各东西；离别三十年，相聚殊不易；情分似海深，永远要珍惜。“八一”建军节要到了，向班长致敬！

莲　　张金合 摄

枪炮无情 英雄有爱

——电影《红海行动》观后

■包广杰

观看《红海行动》已有些时日了，但片中恢宏的场面——无论是浩瀚的大海，或者是茫茫大漠；残酷、激烈的战斗——无论是街头巷战、狙击手对决，或是沙尘暴来临前的坦克车阵冲锋，抑或是烧焦的尸体、炸飞的断臂残肢，仍历历在目，让我心情难以平静。

影片描述的是中国海军护航舰舰队官兵在亚丁湾护航，任务完成后突然接到命令，又立即投入也门撤侨的紧张救援故事。一开场，我就被海上激战的画面、扣人心弦的气氛所吸引，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来气。眼前是汹涌咆哮的大海，还有凶神恶煞般负隅顽抗的海盗们，我们的海军官兵沉着机智、英勇顽强——既有身手敏捷的职业军人水平，又有高强度、高难度的体力比拼，更有与敌作战时的凶险、残酷。

接下来的剧情，仍然是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枪战、爆炸持续不断，现代影视高超的拍摄技术，加上影城高清的播放效果，使战争场景非常逼真地还原——此起彼伏的硝烟炮火中，烧焦的尸体、炸断的断肢残骸随处可见，还有铁棍穿身的惨叫、伤口被剪刀剪的血腥无不让人毛骨悚然。当时，坐在身旁的妻子紧握着我的手，我们手心里满是汗水，她好几次都是害怕得紧闭双眼。

紧张之余，我其实非常憎恶那些有巨大杀伤力的枪炮，比如迫击炮，轰隆一声，一条条鲜活的年轻生命就在眼前悄然消失了；那些流弹也是让我厌恶至极，眼看着胜利在望，一颗流弹射来就结束或打残了我们的英雄。特战队超一流的狙击手罗星，一秒钟前还在直升机上瞄准、扣动扳机，干脆利落地拦截敌人，眼看胜利在即，却被偷袭的流弹击中，脊梁骨被打穿了，从此空余一腔热血，不仅要挥泪告别战场，还会终身瘫痪；特战队员石头被无情的子弹射穿了半张脸，走了形的半边脸恐怖至极，脖子上满是喷出的血水，喉咙艰难地发出咕噜声，在亲爱的女战友面前，临终前却说不出一句话……

枪炮无情，战场上子弹从来都是不长眼睛的。无情的枪炮不知道害了多少黎民百姓，也使多少英雄战死疆场。也正因为枪炮的无情、战争的残酷，才锻造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热血男儿、女中豪杰，去征战沙场，用无私的大爱，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用自己宝贵的血肉之躯换来了正义、和平。队长杨锐说过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已经乱成这样了，只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只负责完成任务……完成了任务就会离开。”但为了让正义不缺席，为了更多的他国人质获救，也为了更多他乡人民免于涂炭，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毅然冒着枪林弹雨，去和恐怖分子们做殊死搏斗……

坐在舒适的影城，当我看到高清大片中浩瀚的大海、茫茫的戈壁大漠，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美丽的新疆之行——那里的博斯腾湖、罗布泊沙漠，这些我在新疆观光时看到的美景，是那样的祥和、安宁，同影片中拥有这方海域、这片沙漠却炮火连天、水深火热的国家相比，我们真的是太幸福了。

一声“勇者无惧、强者无敌”，一句“中国海军，我们带你们回家”，让我潸然泪下。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让我为强大的祖国感到无比自豪的同时，也为“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带给人民”的中国军人点赞！

■影视品评

■诗风词韵

南京印象

■朱静慧

六朝如梦，旧事随流水
水波轻漾，荡起朝代兴衰更迭的起落
多少风流人物，令人畅怀，感叹繁华如烟
秦淮水悠悠，灯影里，画舫载着游人的心事
灯光昏黄，随着水波流转，旧时光在流连处打转
摇曳起千年前的往事
诗人们坐在雕花木窗的酒馆里闲叙
一缕琴音，弹奏无从诉说的忧愁
夫子庙商业街，熙熙攘攘的游客
不同肤色的唇齿间交谈着，有关南京
美食的味道如花瓣飘扬在每一个角落，和着红墙黛瓦
夫子庙、文德桥、江南贡院，如电影默片
像一炷沉香，诠释着古代读书人的一帘幽梦
曲曲折折的河面，点缀着南京城的眉梢

帝宅山川，钟灵毓秀，近代史上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
向我们款款走来，古树参天的大道
梧桐树高耸的枝叶交叠满眼的葱郁
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博爱”二字
在历史课本的印刷体上站立，舒展在仰望石牌坊的目光里
青山绿树环抱中山陵，拾级而上，一步步登高
南京城的景色尽收眼底，万千气象，尽览于胸
聆听中山梧桐的婆娑声响，雨点滴答出光阴的脉络
唤起中华崛起的豪情
青瓦的屋檐翘起，在江南的雨里，记载辛亥革命的风云
孙先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激励、警示后来人
血雨腥风中的仁人志士，身影依然清晰
他们是璀璨的星云，与日月同辉
雨花台前的誓言，印证着中华血脉的赤诚
铿锵有力，回响在无边的苍穹
我们在心底不约而同地说：我爱你，中国

欧式大门镶嵌着鎏金的总统府
在雨中，穿过大堂、礼堂、会客厅……
一幕幕历史，一个个人物，名字还鲜活地存在于脑海
那些挺立的背影，也曾在小园香径徘徊
那一天，当总统府的门楼升起五星红旗，在风中招展
日历定格在公元1949年4月23日
继往开来的领袖，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我们要记住历史，不是记住仇恨
侵略者的暴虐，让鲜血染红了城市的天空
灰色的大理石上镌刻着无辜的生命
他们的身体，每一个细节，尘封在泥土里，与土壤共存
纪念馆的每一颗石子都代表一个生命
让我们脚踏实地，书写大国崛起的篇章
愿，世界每一个角落，没有残忍的流血

不穿军装的卫士

■马　文

回首过去的时光，我穿着军装、手握钢枪
无论是在祖国的边疆，还是大地震的现场
无畏无惧，赴汤蹈火，老百姓赞美我们，是人民的脊梁
今天我脱下了军装，无论是在田园，还是工厂
作为退伍军人，我同样是社会的栋梁
把天空当宣纸，用彩云来调色
饱蘸色墨，为祖国泼出一幅幅水墨画
看，人间的美景跃然纸上
为什么老百姓的目光，仍热切看着我
因为我是不穿军装的卫士
艰难险阻中能首先挺起胸膛
军人的铮铮铁骨，支撑着我再立新功
军人的碧血丹心，考验着我的忠诚
我是不穿军装的卫士，永远做老百姓的脊梁

《沧海残阳》 长篇小说连载（四）

■余　飞

海面上又飘来一具尸体

公元1866年（清同治六年）9月，闽浙总督左宗棠设立了福州船政局。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舰船制造基地，除造舰船外还制造和修理水师武器装备，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话说，这是“洋务运动”以来中国陆续兴建的军事工业中的“开山之作”，和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李鸿章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崇厚的天津机器制造总局等相比，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酝酿较早。早在两年前，他曾在杭州制成一艘小轮船，“试之西湖，行驶不速”。1866年，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以后，他即着手筹建船厂。他奏称：“自海上用兵以来，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臣愚以为欲防海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同时指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三年后，福州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即将下水。也就在这个时候，西北不宁，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这时的造船厂已渐成规模，老爷子实在不忍自己心血凝成的造船厂因自己的去任而凋敝，因此在赴任前特别上奏朝廷，荐举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任船政大臣，接管了福州船政局。

船政局创建之初，经奏请朝廷获准，左宗棠便同法国人签订合同，议定自开工之日起，五年内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16艘，并训练中国学生和工人。厂址设在福州马尾罗星塔。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议定制造的轮船也陆续造成。按照合同规定，法国技师陆续从船厂撤退，厂务和技术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接管。新造诸船，俱用华人驾驶。然而，仍有几个法国技师挟技居奇留了下来，先前在衙门前率领水手救出利玛士的戈巴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他正在船坞工地那艘起名为“万年青”且即将下水的船上做最后的检查。他眺望着波涛翻涌的大海，对身边那个六品文职服饰的官员说：“亲爱的朱木言先生，看来你们中国人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笨，你看，虽然这艘军舰的主要部件都是我们国家生产的，但是他们居然在我们的指导下凭手工把这个庞然大物安装起来了，也许用不了多久，你们就可以组建自己第二支水师舰队了，你将有可能驾着自己的舰船，自由地驰骋在这茫茫大海之上，想想就让人兴奋呀!”

朱木言急忙谦恭地说：“这都是您戈巴大人教诲有方，更是我们圣上慧眼识才，才把大人您专门聘到这里做指导的嘛!”

戈巴被朱木言奉承得心花顿开：“哈哈……好，照这样的速度，你们这第一艘军舰不久就可以下水，这样的好事还不值得我们庆贺一下吗?”

朱木言心领神会：“那当然！拿酒来!”

一个随从应声离去。片刻，他又端着一个上面放着酒和酒具的托盘返回。

戈巴和朱木言从随从的手里接过了酒杯。

“大人，请!”

“干!”

两只酒杯“砰”的一声碰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一个随从匆匆跑了过来，并在戈巴的耳边耳语了几句。

戈巴的脸色骤变：“走!”

接下来就发生了县衙前的一幕。

仙游县城临海。

海面上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白帆，远处的小岛只能看到轮廓，几只海鸥由远处飞来，又飞向远处。涌来的海浪一次次扑打着岸边的礁石，又一次次在礁石上撞成朵朵浪花滚入海中。

一块突兀的礁石上，站着一个二十多岁渔姑打扮的姑娘，她面对大海，一动不动地朝着前方眺望，看得出来，她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了。

“海妹子!”随着由远而近的叫声，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婆婆出现在姑娘身后的海滩上。“海妹子，你这样在这里干等也不是个事呀，你阿爸要是能回来，怕是早就回来了，要是回不来，你再等，他不还是回不来吗？快回家吃点饭吧!”

被叫作海妹子的渔姑慢慢转过身来看了一眼老婆婆，带着哭声说：“不！我一定要等阿爸回来!”

老婆婆叹了一声：“唉！我的傻孩子，别嫌阿婆说得不好听，咱这里这几年丢的人有几个回来的呀！都说是被海神爷抓走了，也不知道这海神爷抓人干什么呀！真是造孽哟……”

海妹子已经从礁石上下来，她来到老婆婆的身边，抱住老婆婆失声痛哭起来：“阿爸……”

老婆婆抱住海妹子也掉起了眼泪，她轻轻拍着海妹子因抽泣而强烈颤抖的肩膀，对着已经因风起而涌起浪涛的大海哭喊道：“海浪风，你个孽子，快给我回来呀!”

她们的哭喊声搅在一起，被海风吹得很远很远。

海妹子扶着老婆婆在一块礁石上坐了下来，她的眼睛仍然紧盯着茫茫的大海。也许是因为过度的困倦，她竟依偎在婆婆的腿上睡着了。

一声汽笛响起，海妹子被惊醒了，二人的眼光齐盯着一艘洋人的商船从眼前的海面上呼啸而过。海妹子急忙站起，浪花漫过她赤裸的脚面，又慢慢退了下去。

婆婆从后边偎了过来喃喃道：“不行就报官吧?”

海妹子道：“报什么官？这几年咱这里无缘无故失踪了多少人？报了官不还是找不到人？就因为找不到人，县官都罢了两任，听说现在咱们这里连县官都没有了，咱往哪儿报呀?”

婆婆又叹了一声道：“老天哪，这是造了什么孽哟……”

又是一阵汽笛响起。

海面上渐渐起了风，刚才还是风平浪静，转瞬间已是波涛汹涌了。

突然，老婆婆的喃喃声戛然而止，她揉了揉已经昏花的老眼又仔细看了一眼：“海妹子，你看!”

海面上一个黑点被涌动的海浪一点点推了过来。

地处福建沿海的仙游县城是中国的海防前沿。连续多年烽烟四起，陆续扑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的造反，已经让本来就勉力支撑的大清朝廷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漫长的海岸线实际上已经是有海无防，广阔的海域也只能由外国船只自由出入，所以在地处沿海的仙游，能在近海看到外国舰船横冲直撞也就见怪不怪了。

仙游县城自然也能见到许多外国人，西洋人、东洋人和其他国家的洋人随处可见，他们有的是商人，有的是传教士，还有的是探险家，当然也有人披着合法的外衣在这里从事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尽管经过了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但这里还是有着或明或暗的烟馆，当然，也少不了有红灯高悬的妓院和倚门卖笑的暗娼。由此可以看到，这里的社会治安混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

陈星聚依然是微服在高文的引领下视察民情，陈福则不远不近默默地跟着。

眼前的近海，海鸥飞翔，白帆点点，捕鱼的渔民在忙碌着。

突然，又是一艘挂着法国国旗的机船疾驰而来，翻起的海浪险些打翻近在咫尺的几艘渔船。小船上的渔民朝着驶过的洋船高声大骂，而站在甲板上的洋人却开心地大笑着。

眺望大海的陈星聚的眉头紧锁起来。

“大人看看，这些洋鬼子简直无法无天了!”高文愤愤道。

陈星聚也觉得不可思议：“就没人管管?”

高文道：“谁管？我们福州船政局已经下水的几艘舰船平时不在这里驻扎，就是在这里他们也不敢管洋人的事，所以经常有外国船舰在近海横冲直撞，根本不管渔民的安危，撞翻渔船的事件经常发生，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陈星聚冷冷问道：“刚才的是哪个国家的船只？在哪里停泊?”

高文朝着远去的船认真看了一眼回答：“好像是法兰西洋行的商船，例行运送他们的人或者货物去洋行的。”

陈星聚起身就走，回头见高文还在朝着大海观望，便沉声喝道：“走，去法国洋行!”

（未完待续）